

那些年的人与事

朱妮娅

让一个曾就读西中、毕业后又执教西中的人来写有关西中的回忆,是非常有趣的一件事,因为记忆固然依着那些年的真实面貌在作忠诚的沉淀,但眼前不断更新的场景,又或多或少地干扰着记忆。那么,我且尽己所能,还原当年的种种细节吧。

运动会

那时的西中地方小,开运动会不方便,所以每年都租用市体育场,场地够大,坐在看台上,都看不清跑道上的运动员。这是一年中田径队队员最出风头的时候,也是体育成绩不及格人群最快乐的时候,因为我们只需要安安静静地坐在看台上边吃东西边看跑道上的人们拼命即可。

某年的春季运动会,学校列出了一个可怕的项目:三千米(男子组and女子组)。班长和体委绞尽脑汁,也没能说服任何一名他们看上的女生去跑三千米……然后,他们带着破罐子破摔的心情,走到我面前,打算把我当成一个破罐子,摔到体育场去,而我居然答应了。我现在仍不能理解自己当时为什么要出这种风头,我是一个八百米跑五分半的胖子,上了跑道只有被人鄙视的份儿。听说我去跑三千米,很多同学表示惊讶,也犹犹豫豫地说会给你加油啦之类的话——他们认为我肯定会临阵退缩。但我没有让他们的预想成真,我真的去跑三千米了,差点累死在跑道上。我记得田径队的蔡晶晶把我甩了大概有两圈多,倒数第二名也是个普通的女生,到最后她甩开我半圈左右,而那最后的半圈对我而言犹如一万光年般漫长,我听得见看台上朋友们焦急的呐喊和其他人的嘲笑,我也很想跑快点,但是——胖子们,你们都懂的。于是最后的半圈为此次运动会带来了最尴尬的一幕,因为这是最后一个项目,所以全校都等着我跑完好收工回家吃饭,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担任裁判长的杨家玺老师近乎崩溃,但他依然恪守比赛规则,坚持要等我跑到终点。夕阳西下,天际的晚霞映着一群群归巢的鸟儿,体育场外刺耳的汽车喇叭声宣告着已经到了晚饭时间……终于,我跑到终点了!杨老师激动地吹哨,宣布今天下午的赛程结束,老师们可以回家了!同学们可以回家了!全场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老师们

我的初中语文老师是王兆安老师,入学第一天,他要选课代表,问入校成绩在70分以上的,连我在内三个人举手了,第一个站起来说:“69.5。”第二个站起来说:“70。”轮到我了,我

发了慌,因为自己的成绩是76,当年招生考试的语文单科最高分,但数学没及格,论理是不该被招进来的,却因语文成绩优异而被破格录取了。之前我听到同学们私下议论有人总分没够却被录取,暗含不平之气,于是便害怕了,王老师问到我,我艰难地站起来说:“70……70.5……”王老师讶异地说:“实力相当啊!”最终定了我。后来我跟王老师聊起这回事,他点起烟,不以为然地说:“小小年纪心思就这么重,好不好!”他认为做人得坦坦荡荡,考了多少分就承认多少分,犯不着察言观色,左摇右摆,听罢我羞愧到一身冷汗。

王兆安老师带我们的时候,语文教改正掀起大风大浪,名师魏书生如日中天,王老师将其视为模范和知己,认为魏书生的语文观和教育观才是中国语文教学的最佳方向。他时常在课堂上纵谈他理想当中的语文课堂,也的确这样去试验了,但我们这些顽劣学生不懂得配合;他还认为应当从课堂上跳脱出去去培养学生的语文综合实力,倡议创办班级文学报,两人负责一年,让文学的光芒照耀我们的初中三年,结果只有我和另一个同学忠心耿耿地办了一期又一

期和写作,初中时便开始写武侠小说,颇受同学们欢迎。有了这份自信,便决定不再搭理美术课,但是教美术的王亚钧老师,却仍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很年轻,年轻到我们这帮子小孩都不把他当老师,言语间偶有冒犯,他总是静默地注视对方几秒钟,然后再缓缓地开口说些什么,有时是教育我们,有时则是为自己的失误道歉。我们都觉得奇怪,他的文雅和艺术气质跟别的老师都不一样,哪儿不一样呢?说不出来。但他走路的姿态,用词方式,就是不一样。那时的我们太小,不理解什么是绅士风度,于是就故意以小孩特有的叛逆和粗野去对抗他的这种风雅。有一次上素描课,他特意邀请了他的一位同学来给我讲,他说他的同学比他讲得好,但我们不关注这个,我们关注的是:女的。他邀请的是他的女同学!当那位穿湖蓝色大衣的女老师走进教室时,大家都屏住了呼吸。女老师从容地走上讲台授课,而他则伫立在教室前门认真做着听课记录。我们一直在观察他和她。女老师始终在讲课,没有看他,他看着女老师讲课,偶尔低下



朱妮娅(前排右三)高三时与同学们的合照

头来写笔记——这一切都太正常了,让我们无法容忍。于是开始有人说,嗡嗡的议论声此起彼伏,女老师的神色有僵硬,他也如临大敌。这时,我听见后排的女生小声嘀咕:“她眼睛太小了,王亚钧眼睛大,他俩不配……”我很生气,因为我觉得这个女老师虽然眼睛小,但清秀娇弱,别有风韵,于是我回头轻声说:“她挺好看的。”但这一回头让王老师看到了,他提高了音量说道:“在课堂上要保持安静。”同时严厉地注视着我,我赶紧低下头闭上嘴。

虽然被批评,但这和小学老师的斥骂比起来根本不算什么,我仍然愿

期……王老师是个纯真的理想主义者,然而现实冷酷。我到现在还记得他给我批阅日记,上有留言:“人不可有傲气,但须有傲骨。”

我认为绘画是最能开启人智慧与情感之门的钥匙,所以美术课应该成为一个人从幼年到成年的必修课,遗憾的是我小学的美术课在美术老师的大肆嘲笑和斥责中被撕成碎片了,我猜想他应当是一个完美主义者,容不得拙劣的作品,哪怕作者是一个小孩子。处于一种自我保护的心态,我拒绝再拿起画笔,转向了阅

我要向所有的物理老师表达我的敬意,因为我在初三、高一、高二这漫长的三年中,饱受物理的折磨,所以对能够学懂物理并且坚持一辈子学物理、教物理的人格格外钦佩。

悲剧是从初三开始的,物理老师黄碧娟对学生要求极为严格,跟着她学物理的那段日子,从来没有见她笑过,但因她功力深厚,教学严谨,故神色再冷峻,爱学物理的学生依然亲近她,喜欢围着她问问题,这里面当然不会有我。我虽然语文功底很好,但要解读物理名词和由这些名词串缀成的定理,我就疯了。平时的作业,翻看了答案,再找同学给我讲一遍,勉强还能做出来,但若到了课堂上被老师提问,则魂飞魄散,半个字也说不出来。我还记得在一个寒冷的冬天,我被黄老师叫上了讲台写一个什么演算过程,我哆哆嗦嗦地走上去,大脑一片空白,只觉得血液都是冰凉的,颤抖的手连粉笔都拿不起来。和我同时上讲台的同学岳亮(99年文科状元),一边轻松地写着一边悄悄对我说:“你的连载小说还写不?我等看哪。”他写完了,全对了,回座位了,我还僵在台上,等着黄老师那一声“回去”。还有一次,我居然不怕死地忘了写物理册子,黄老师看着我册子上空白的几页,又看了我一眼,在我还没有被吓死之前说道:“把整个册子抄两遍,带题带答案。”于是那天我写作业到两点,生平唯一的一次。第二天,我把罚抄的作业交给黄老师,黄老师翻着看了一下,然后尽量用温和的口气问了我两个问题,应该属于最基本的物理常识吧,因为我抄的这两遍当中至少把该知识点复习了二十遍,然后,我不会。黄老师没有发火,她轻轻地叹了口气,从此她再也没有罚我点我提问我。

到了高一,我鼓起勇气给物理书和物理册子包上精美的书皮,祈祷自己能因为物理书册的漂亮封面而喜欢上这门学科。听说带我们物理课的是个年轻英俊的男老师,刚刚大学毕业,女同学们都在偷偷议论他,我心想:“老师帅,我物理应该能学好吧……”终于见到了物理老师石峰虎,果然丰神俊朗!戴着细框儿眼镜,看着文弱,讲起话来却中气十足,一定是个优秀的老师。我和众女生一样在他的课上保持良好的坐姿,不说闲话不吃东西,目光一直注视着他,我发现他每讲完一道题总是习惯性地向大家微笑几秒钟,然后用一种欣喜的口气问:“大家听懂了没有?”若是



朱妮娅在团拜晚会上小品表演

意听他讲课,看他展示的自己或别人的画作,他布置的作业我都会做,但画完后自己也觉得难看,所以不是每次都交。有一回我交的水粉画他特别关注了一下,还给了我点评,那幅画依旧画的很难看,颜色的调配都很不到位,如果用小学老师的话来说,就是“脏嘛咕咚的什么东西啊”,但是他问我:“你想表现什么样的情绪呢?”他真的只是在询问,而不是责问质疑,我当时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我觉得这个问题高深莫测,极其典雅,无法使用庸俗的语言去回答,所以我低下头,保持沉默。他也不知道怎么应付一个不肯开口说话的学生,于是简单地鼓励了一句,便转身去看其他学生的作业了。

我没有记住他教授的那些绘画技巧,但记住了他询问时的温和。

我要向所有的物理老师表达我的敬意,因为我在初三、高一、高二这漫长的三年中,饱受物理的折磨,所以对能够学懂物理并且坚持一辈子学物理、教物理的人格格外钦佩。

悲剧是从初三开始的,物理老师黄碧娟对学生要求极为严格,跟着她学物理的那段日子,从来没有见她笑过,但因她功力深厚,教学严谨,故神色再冷峻,爱学物理的学生依然亲近她,喜欢围着她问问题,这里面当然不会有我。我虽然语文功底很好,但要解读物理名词和由这些名词串缀成的定理,我就疯了。平时的作业,翻看了答案,再找同学给我讲一遍,勉强还能做出来,但若到了课堂上被老师提问,则魂飞魄散,半个字也说不出来。我还记得在一个寒冷的冬天,我被黄老师叫上了讲台写一个什么演算过程,我哆哆嗦嗦地走上去,大脑一片空白,只觉得血液都是冰凉的,颤抖的手连粉笔都拿不起来。和我同时上讲台的同学岳亮(99年文科状元),一边轻松地写着一边悄悄对我说:“你的连载小说还写不?我等看哪。”他写完了,全对了,回座位了,我还僵在台上,等着黄老师那一声“回去”。还有一次,我居然不怕死地忘了写物理册子,黄老师看着我册子上空白的几页,又看了我一眼,在我还没有被吓死之前说道:“把整个册子抄两遍,带题带答案。”于是那天我写作业到两点,生平唯一的一次。第二天,我把罚抄的作业交给黄老师,黄老师翻着看了一下,然后尽量用温和的口气问了我两个问题,应该属于最基本的物理常识吧,因为我抄的这两遍当中至少把该知识点复习了二十遍,然后,我不会。黄老师没有发火,她轻轻地叹了口气,从此她再也没有罚我点我提问我。

到了高一,我鼓起勇气给物理书和物理册子包上精美的书皮,祈祷自己能因为物理书册的漂亮封面而喜欢上这门学科。听说带我们物理课的是个年轻英俊的男老师,刚刚大学毕业,女同学们都在偷偷议论他,我心想:“老师帅,我物理应该能学好吧……”终于见到了物理老师石峰虎,果然丰神俊朗!戴着细框儿眼镜,看着文弱,讲起话来却中气十足,一定是个优秀的老师。我和众女生一样在他的课上保持良好的坐姿,不说闲话不吃东西,目光一直注视着他,我发现他每讲完一道题总是习惯性地向大家微笑几秒钟,然后用一种欣喜的口气问:“大家听懂了没有?”若是

女生们陶醉着说:“懂懂~”他就又笑了,以更加振奋人心的声音说道:“好!我再给大家讲一遍!”我还发现他讲题的时候总是很高兴,但是解读定理的时候表情却很严肃,仿佛在揭示一个神圣的真理,也许他真的认为物理是神圣的学科。最后,我还发现,老师虽然很帅,但我还是学不好,在班级均分为三四十分的时候,我的物理成绩一般都是个位数。

还有一位令我印象深刻的物理老师,是特级教师黄振国老师,他状似雄狮,声如洪钟,每次讲课,玻璃窗和天花板都在共振,但他其实根本就没有用力气说话。大家以听他浑厚的嗓音为一种享受,包括什么也听不懂的我。我一直觉得黄振国老师应该去做配音工作,有他在,赵忠祥先生可以退休了。黄振国老师特别喜欢用旧资料旧教材,有一回上课,他提到一个物理史上的重要发现,然后他严肃地说:“让我们翻开历史。”说着便从口袋里掏出一本破损不堪污黄起皱的书,小心翼翼地翻着……太形象了!真的有翻开历史文物的感觉,那次大家都笑坏了。

高二会考,我的物理居然考了C!通过了!我自己都没有想到。如释重负的我,甩开了物理化学生物三座大山,以最自信的姿态走入了文科班,开始了我扬眉吐气的日子,此后的人生,便与物理再无恩怨,但仍感谢在我与物理作斗争的那段时光里给予我帮助的老师,虽然他们无法理解怎么会有我这么笨的学生。

毕业后

我填报师范专业的时候,是想过要做老师的,西中那么多老师以其学高身正的风范,使我决定追随。我在陕师大中文系读汉语言文学专业,也见识了许多高校名师,除了本系的老师,我还经常跑去听历史系、政治系老师的课,获益匪浅。大学四年,除了忙于话剧团的事务之外,四处跑着听课应当算我的一大事业,虽然考试的成绩不算优秀,但听了那么些精彩的课,也值了。

毕业后的头两年,我四处乱晃。在一些大专院校带公共课,去少儿英语培训机构教小孩学单词,给电视台写一些情景剧的剧本,傻乎乎地,不知道自己做什么,也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经常吃了上顿儿没下顿儿,很是窘迫。有一天,高中班主任李亮老师突然打电话问我来不来西中应聘,他说西中迁校,需要老师,我忙不迭地答应了,于是递简历,试讲,等电话。于是我绕了一大圈,又回到了母校。

算起来我回西中工作已经九年了,这九年里我的成长和进步需要感谢很多人,但有时候感谢的话语很难找一个合适的场合说出口,说出来了似乎也就那样,毕竟前辈和同事们帮助我,并不是为了讨一声谢谢。所以更多时候,我只是仔仔细细地备课,打点鸡血去上课,尽己所能地完成每一项工作,我觉得只有我真的如他们所期待的那样,变得成熟优秀,才是对他们最好的答谢吧。

回忆总是一触即发,由模糊的碎片变成满满当当的行囊,时间都去哪儿了呢?转眼间,当年的学生已经走上了讲台,带过了几届学生了。老师们在变,我在变,西中也在变,但愿物是人非情常在,但愿大树长青桃李还。

大家眼里的朱妮娅

朱妮娅高中同学张雯睿:“朱妮娅比较另类,用现在的话讲就是‘文艺范儿’,她作文写得挺好的,也爱写。军训的时候英姿飒爽,好像是标兵吧。短发,干练,穿一件长风衣,走路都总是昂着头,不怎么混迹于小女生的叽叽喳喳中,总是和马凌霄等聊高大上话题。”

朱妮娅初中同学马凌霄:“她跑步可真够慢的,不过她写的武侠小说挺好玩,把我们全班同学都编进去了,我在里面还是大反派呢。”

朱妮娅高中班主任李亮老师:“一阵打鱼一阵晒网,不够坚定,否则起码北师大。”

朱妮娅同事李珊珊老师:“这老师是姑娘里面‘气场’最强的,教室讲台上,挥洒自如,她的学生都爱她;这姑娘是老师里面‘演技’最好的,西中春晚里,喜感爆棚,她的观众都爱她。我所知道她:善良、丰富、真实。好几次慈善捐助她身体力行。电影、文学、戏剧等雅兴不衰,居然就这么一直‘文艺’着。好在也不是飘在云端里,走近点就会发现,这姑娘擅长自娱自乐之外,也不缺自省自嘲。”



朱妮娅参加2007年校庆的表演